通典/卷18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東夷上 ◄

通典
卷一百八十六
邊防二　東夷下

► 南蠻上

高句麗

高句麗，後漢朝貢，云本出於夫餘先祖朱蒙。朱蒙母河伯女，為夫餘王妻，為日所照，遂有孕而生。及長，名曰朱蒙，俗言善射也。國人欲殺之，朱蒙棄夫餘，東南走渡普述水，至紇升骨城，遂居焉，號曰句麗，以高為氏。及漢武滅朝鮮，以高句麗為縣，屬玄菟郡。賜以衣幘、朝服、鼓吹，常從玄菟郡受之。後稍驕恣，不復詣郡，但於東界築小城以受之，遂名此城為幘溝漊。「溝漊」者，句麗名城也。王莽時，發句麗兵以伐匈奴。其人不欲行，皆亡出塞為寇盜。莽更名高句麗王為下句麗侯。於是貊人寇邊愈甚。光武建武八年，遣使朝貢，帝復其王號。
其國在遼東之東千里，南與朝鮮、濊貊，東與沃沮，北與夫餘接。地方二千里，多大山深谷，無原澤，隨山谷而為居，少田業，力作不足以自資。其俗節於飲食，而好修宮室。以夫餘別種，而言語法則多同，而跪拜申一腳，行步皆走。凡有五族，有消奴部、絕奴部、順奴部、灌奴部、桂婁部。本消奴部為王，稍微弱，後桂婁部代之。其置官有相加、對盧、沛者、古雛大加、主簿、優台、使者、皁衣先人。其俗淫，皆潔淨，國中邑落男女，每夜群聚為倡樂。好祠鬼神、社稷、零星，以十月祭天，大會，名曰「東盟」。其國東有大穴，號襚神，亦以十月迎而祭之。其公會衣服皆錦繡，金銀以自飾。大加、主簿皆著幘，如冠幘而無後。其小加著折風，形如弁。無牢獄，有罪，諸加評議便殺之，沒入妻子為奴婢。婚娶之禮略無財幣，若受財者謂之賣婢，俗甚恥之。父母及夫喪，其服制同於華夏，兄弟則限以三月。兵器有甲、弩、弓、箭、戟、　、矛、鋋。樂有五絃

琴、箏、篳篥、橫吹、簫、鼓之屬。賦稅則絹布及粟，隨其所有，量貧富差等輸之。其馬皆小，便登山。本朱蒙所乘馬種，即果下也。畜有牛、豕，豕多白色。其人性凶急，有氣力，習戰鬥，好寇抄，沃沮、東濊皆屬焉。又有小水貊。句麗作國，依大水而居。漢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，南流入海，句麗之別種，依小水作居，因名之為小水貊。出好弓，所謂貊弓是也。

至其王宮，生而開目能視，國人憎之。及長勇壯，和帝時，頻掠遼東玄菟等郡。宮死，玄菟太守姚光上言，欲因其喪發兵擊之。尚書陳忠曰：「宮前桀黠，光不能討，死而擊之，非義也。宜遣弔問，因責讓前罪。」安帝從之。明年，宮子遂成還漢生口，詣玄菟降。詔曰：「自今以後，不與縣官戰鬥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，皆與贖直，縑人四十匹，小口半之。」自爾率服，東陲少事。

其後王伯固死，有二子，長曰拔奇，小曰伊夷模。拔奇不肖，國人共立伊夷模為王。自伯固時數寇遼東，又受亡胡五百餘家。獻帝建安中，拔奇怨為兄而不得立，與消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公孫康降，還住沸流水。降胡亦叛伊夷模。伊夷模更作新國，都於丸都山下。拔奇遂往遼東，有子留句麗國，古雛加駁位居是也。伊夷模死，子位宮立。以曾祖名宮，生能開目視，及長大，果　虐，　音凶。今王生亦能視，句麗呼相似為位，似其祖，故名之為位宮。宮有勇力，便鞍馬。魏齊王正始三年，位宮寇西安平。在遼東。五年，幽州刺史毋丘儉將萬人出玄菟討之，戰於沸流。位宮敗走。儉追至　峴，懸車束馬，登丸都山，屠其所都，斬首虜萬餘級。六年，毋丘儉復討之。位宮輕將諸加奔沃沮。儉使王頎追之，絕沃沮千餘里，到肅慎南界，刻石紀功。又刊丸都山、銘不耐城而還。

至位宮五葉孫釗，晉康帝建元初，慕容皝音晃率兵伐之，大敗，單馬奔走。皝乘勝追至丸都，焚其宮室，掠男女五萬餘口以歸。釗後為百濟所殺。其後慕容寶以句麗王安為平州牧，封遼東、帶方二國王。安始置長史、司馬、參軍官，後略有遼東郡。至孫高璉，東晉安帝義熙中，遣長史高翼獻赭白馬，以璉為營州諸軍事、高麗王、樂浪郡公。宋元嘉中，又獻馬八百匹。自東晉、宋至於齊、梁、後魏、後周，其主皆受南北兩朝封爵，分遣貢使。初後魏時，置諸國使邸，齊使第一，高麗次之。南齊武帝永明中，高麗使至，服窮蔥，冠折風。中書郎王融戲之曰：「服之不衷，身之災也。頭上定是何物？」答曰：「此即古弁之遺像也。」

自東晉以後，其王所居平壤城，即漢樂浪郡王險城。自為慕容皝來伐，後徙國內城，移都此城。亦曰長安城，隨山屈曲，南臨浿水，在遼東南千餘里。城內唯積倉儲器械，寇

賊至，方入同守。王別為宅於其側。其外有國內城及漢城，亦別都也。復有遼東、玄菟等數十城，皆置官司以相統攝焉。其地後漢時方二千里。至魏南北漸狹，纔千餘里。至隋漸大，東西六千里。其國中書籍，有五經、三史、三國志、晉陽秋、玉篇、字統、字林。

自璉七葉至元，隋文帝時，率靺鞨之眾萬餘騎寇遼西。隋遣漢王諒總兵討之，次遼水，大遭疾疫，又乏糧。元復惶懼，遣使請罪，遂班師。至煬帝徵元入朝，不至。大業七年，帝親征元。師度遼水，東城分道出師，頓兵於其城下。高麗嬰城固守，帝命諸軍攻之。又敕諸將：「高麗若降者，即宜撫納，不得縱兵。」城將陷，賊輒言請降。諸將奉旨，不敢赴機，先令馳奏。比報至，賊守禦亦備，隨出拒戰。如此者再三，帝不悟，食盡師老，輸糧不繼，諸軍敗績，還者千人而已。是行也，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列邏而已。還。九年，帝復親征，乃敕諸軍以便宜從事。諸將分道攻城，賊勢日蹙。會楊玄感作亂，反書至，帝班師。兵部侍郎斛斯政，玄感之黨，亡入高麗，高麗具知事實，悉銳兵來追，殿軍多敗。十年，又發天下兵。會盜賊蜂起，所在阻絕，軍多失期，少至遼水，又屬饑饉，六軍遞相掠奪，復多疾疫。自黃龍以東，骸骨相屬，止泊之處，軍人皆積屍以禦風雨，死者十八九。高麗亦困弊於守禦，遣使乞降，囚送斛斯政以贖罪。帝許之，頓於懷遠鎮，受其降款，旋師。仍徵元入朝，不至，帝更圖後舉。會天下大亂，不克復行。

大唐武德四年，遣使朝貢。其國建官有九等。其一曰吐捽，昨沒反。舊名大對盧，總知國事；次曰太大兄；次鬱折，之悅反。華言主簿；次太大夫使者；次皁衣頭大兄，東夷相傳所謂皁衣先人者也。以前五官掌機密，謀政事，徵發兵馬，選授官爵。次大使者，次大兄，次收位使者，次上位使者，次小兄，次諸兄，次過節，次不過節，次先人。又有狀古雛加，掌賓客，比鴻臚卿，以大夫使者為之。又有國子博士、大學博士、舍人、通事、典書客，皆以小兄以上為之。又，其諸大城置　內屋反薩，比都督；諸城置處閭近支，比刺史，亦謂之道使。其武官曰大模達，比衛將軍，以皁衣頭大兄以上為之；次末客，比中郎將，以大兄以上為之；其次領千人以下，各有差等。又其國有五部，皆貴人之族也：一曰內部，即後漢時桂婁部也；二曰北部，即絕奴部也；三曰東部，即順奴部也；四曰南部，即灌奴部也；五曰西部，即消奴部也。碣石山在漢樂浪郡遂成縣，長城起於此山。今驗長城東截遼水而入高麗，遺址猶存。按尚書云：「夾右碣石入於河。」右碣石即河赴海處，在今北平郡南二十餘里，則高麗中為左碣石。又平壤城東北有魯陽山，魯城在其上。西南二十里有葦山，南臨浿水。其大遼水源出靺鞨國西南山，南流至安市。小遼水源出遼山，西南流與大梁水會。大梁水在國西，出塞外，西南流注小遼水。馬訾水則移反一名鴨綠水，水源出東北靺鞨白山，水色似鴨頭，故俗名之。去遼東五百

里，經國內城南，又西與一水合，即鹽難水也。二水合流，西南至安平城，入海。高麗之中，此水最大，波瀾清澈，所經津濟，皆貯大船。其國恃此以為天塹，水闊三百步，在平壤城西北四百五十里，遼水東南四百八十里。漢樂浪、玄菟郡之地，自後漢及魏，為公孫氏所據。至淵滅，西晉永嘉以後，復陷入高麗。其不耐，屯有、帶方、安市、平郭、安平、居就、文城皆漢二郡諸縣，則朝鮮濊貊、沃沮之地。又遣使請道教。詔沈叔安將天尊像并道士至其國，講五千文，開釋玄宗，自是始崇重之，化行於國，有踰釋典。

其後東部大人蓋蘇文弒其王高武，其王元在位十八年，高武即元異母弟。立其姪藏為主，自為莫離支。此官總選兵，猶吏部、兵部尚書也。於是號令遠近，遂專國命。蘇文鬚面甚偉，形體魁傑，衣服冠履皆飾以金綵，身佩五刀，常挑臂高步，意氣豪逸，左右莫敢仰視。常令武官貴人俯伏於地，登背上下馬。七年二月，遣使內附，受正朔，請頒曆，許之。

八年三月，高祖謂群臣曰：「名實之間，理須相副。高麗稱臣於隋，終拒煬帝，此亦何臣之有！朕敬於萬物，不欲驕貴，但據有土宇，務共安人，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。可即詔述朕此懷也。」裴矩、溫彥博進曰：「遼東之地，周為太師之國，漢家之玄菟郡耳。魏晉以前，近在提封之內，不可許以不臣。若以高麗抗禮，四夷必當輕漢。且中國之於夷狄，猶太陽之於列星，理無降尊，俯同藩服。」乃止。

貞觀十八年二月，太宗謂侍臣曰：「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，盡誅大臣。夫出師弔伐，須有其名，因其殺君虐下，取之為易。」諫議大夫褚遂良進曰：「兵若度遼，事須剋捷。萬一不獲，無以威柔遠方，必更發怒，再動兵眾。若至於此，安危難測。」太宗然之。兵部尚書李勣曰：「近者薛延陀犯邊，必欲追擊，但為魏徵苦諫遂止。向若討伐，延陀無一人生還，可五十年間邊境無事。」至十一月，以刑部尚書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，自萊州泛海趣平壤。又以特進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，趣遼東，兩軍合勢。三十日，征遼東之兵集於幽州。十九年，太宗親征渡遼。四月，李勣攻拔蓋牟城，獲口二萬，以其城置蓋州。勣又攻遼東城，拔之，以其城為遼州。六月，攻拔白巖城，以其城為巖州。遂引軍次安市城，進兵以攻之。會高麗北部　薩高延壽、南部高惠真率靺鞨之眾十五萬來援，於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為陣。上令所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，夜召文武躬自指揮。是夜有流星墜賊營中。明日及戰，大破之。延壽、惠真率三萬六千八百人來降。上以酋首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，遷之內地，餘三萬人悉放還平壤城，靺鞨三千人并坑之。獲馬五萬匹，牛五萬頭，甲一萬領，因名所幸山為駐蹕山。命許敬宗為文，勒石以紀其跡。遂移軍於安市城南。久不剋。九月，遂班師。先遣遼、蓋二州戶口渡遼，乃召兵馬歷於

城下而旋。城主升城拜辭，太宗嘉其堅守，賜縑百匹以勵事君者。二十一年，李勣復大破高麗於南蘇。班師至頗利城，渡白狼、黃巖二水，皆由膝以下。勣怪二水狹淺，問契丹遼源所在。云：「此二水更行數里，合而南流，即稱遼水，更無遼源可得也。」旋師之後，更議再行。

二十二年，司空房玄齡病亟，乃謂諸子曰：「當今天下清謐，咸得其宜。唯東討不庭，方為國害。主上含怒意決，臣下莫敢犯顏。吾若不言，可謂銜恨入地。」遂封表切諫曰：「臣聞兵惡不戢，武貴止戈。當今聖化所覃，無遠不服。自上古所不臣者，陛下皆能臣之；所不制者，皆能制之。詳觀古今為中國患害，無過突厥，遂能坐運神冊，不下殿堂，大小可汗，相次束手，分典禁衛，執戟行間。其後延陀鴟張，尋就夷滅。鐵勒慕義，請置州縣。沙漠之北，萬里無塵。至如高昌叛渙於流沙，吐渾首竄於積石，偏師薄伐，俱從平蕩。高麗逋誅，莫能討擊。陛下責其逆亂，殺主虐人，親總六軍，問罪遼碣。未經旬日，即拔遼東。此聖主之所自知，微臣安敢備說。且陛下仁風被於率土，孝德彰於配天，兼眾美而有之，靡不畢具，微臣深為陛下惜之重之，愛之寶之。易曰：『知進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。』又曰：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唯聖人乎！』由此言之，進有退之義，存是亡之機，得有喪之理。老臣所以為陛下惜之，蓋謂此也。老子曰：『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』臣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，拓地開疆亦可止矣。彼高麗者，邊夷賤類，不足待以仁義，不可責以常禮。古來以魚鱉畜之，宜從闊略。若必欲絕其種類，深恐獸窮則搏。且陛下每決死囚，必命三覆，進素食，停音樂，蓋以人命所重，感動聖慈。況今兵士之徒，無一罪戾，無故驅之於遼城之閒，委之於鋒刃之下，使肝腦塗地，魂魄無歸，令其老父、孤兒、寡婦、慈母，睹　音衛車而掩泣，抱枯骨而摧心，足以變動陰陽，感傷和氣，實天下之冤痛也。伏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誡，以保萬代巍巍之名，許高麗自新，罷應募之眾，自然華夷慶賴，遠肅邇安。臣老病三公，朝夕入地，謹罄殘魂餘息結草之誠，儻蒙錄此哀鳴，即臣死且不朽。」

蓋蘇文死，其子男生嗣立，為其弟男建所逐，使其子獻誠詣闕。高宗總章元年，遣司空李勣伐高麗。破其都平壤城，擒其王高藏并男建等，平其國，下城百七十六，戶六十九萬七千。二年，移高麗戶二萬八千二百配江淮以南、山南、京西。咸亨元年四月，其餘類有酋長劍牟岑者率眾叛，立高藏外孫安舜為王。令左衛大將軍高　討平之。其後餘眾不能自保，散投新羅、靺鞨舊國，土盡入於靺鞨，高氏君長遂絕。

武太后聖曆二年，鸞臺侍郎、平章事狄仁傑上表請拔安東，復其君長，曰：「臣聞先王疆理天下，皆是封域之內，制井田，出兵賦，其有逆命者因而誅焉，罪其君，弔其人，

存其社稷，不奪其財，非欲土地之廣，非貪玉帛之貨。至漢孝武籍四帝之資儲，於是定朝鮮，討西域，平南越，擊匈奴，府庫皆空，賊盜蜂起，百姓嫁妻賣子，流離於道路者萬計。於是榷沽市利，算及舟車，籠天下貨財而財用益屈。末年覺悟，息兵罷役，封丞相為富人侯。然而漢室中分，蓋由此起，豈不戒哉！人有四支者，所以捍頭目也。君有四方者，所以衛中國也。然以蝮蛇在手，既以斷節全身；狼戾一隅，亦宜棄之存國。漢元帝罷珠崖之郡，宣帝棄車師之田，非惡多而好少也，知難即止，是為愛人。今以海中分為兩運，風波漂蕩，沒溺至多，準兵計糧，猶苦不足。且中國之與蕃夷，天文自隔，遼東所守，已是石田，靺鞨遐方，更為雞肋。今欲肥四夷而瘠中國，恐非通典。且得其地不足以耕織，得其人不足以賦稅。臣請罷薛訥，廢安東鎮。三韓君長，高氏為其主，誠願陛下體存亡繼絕之義，復其故地，此之美名，高於堯舜遠矣。」

東沃沮

東沃沮，後漢通焉。初，武帝滅朝鮮時，以其地為玄菟郡，後為夷貊所侵，徙郡於高句麗西北。至光武，以其渠帥為縣侯，不耐、華麗、沃沮諸縣皆為侯國。後漢末，猶置功曹、主簿諸曹，皆濊民作之。其諸邑落渠帥，皆自稱三老，則故縣國之制也。
其國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，蓋音合。東濱大海，北與挹婁、夫餘，南與濊貊接。其地東西狹，南北長，可折方千里。戶五千。土肥美，背山向海，宜五穀，善田種。無大君主，有邑落長帥。人性質直強勇，便持矛步戰。言語、飲食、居處、衣服有似句麗。其葬，作大木槨，長十餘丈，開一頭為戶。新死者先假埋之，令皮肉盡，乃取骨置槨中。家人皆共一槨，刻木如主，隨死者為數焉。又有瓦　，鎗也，音歷。置米其中，編懸之於槨戶邊。國小，迫於大國之間，遂臣屬句麗。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為使者，使相主領，又使大加統之，大加，句麗官號，所謂有馬、牛、羊、狗加，其所部有大小。責其租稅，貂布魚鹽，海中食物，千里擔負致之。又發其美女以為婢妾焉。

魏齊王正始五年，幽州刺史毋丘儉討句麗。句麗王宮奔沃沮。遂進師擊沃沮邑落，皆破之。宮又奔北沃沮。北沃沮一名置溝婁，去南沃沮八百餘里。其俗南北皆同，與挹婁接。挹婁喜乘船寇抄，北沃沮畏之，夏月常在山巖深穴中為守備，冬月冰凍，船道不通，乃下居村落。毋丘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討宮，盡其東界。耆老言，國人嘗乘船捕魚，遭風吹，數十日東到一島，上有人，言語不相曉。其俗嘗以七月取童女沈海。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，純女無男人。或傳其國有神井，闚之輒生子。又說，得一布衣，從海中浮出，其身如中人衣，其兩袖長三丈。又得一破船，隨波出在海岸邊，有一人項中復有面，生得之，與語不相通，不食而死。其城皆在沃沮東大海中。

挹婁

挹婁，魏時通焉，云即古肅慎之國也。周武王及成王時，皆貢楛矢、石砮。楛音戶。爾後千餘年，雖秦漢之盛，莫能致也。常道鄉公景元末來貢，獻楛矢、石砮、弓、甲、貂皮之屬。

其國在不咸山北，在夫餘東北千餘里，濱大海，南與北沃沮接，不知其北所極，廣袤數千里。袤，莫候反。土地多山險，車馬不通，人形似夫餘，而言語各異。有五穀、牛馬、麻布，出赤玉、好貂。所謂挹婁貂是也。無君長，其邑落各有大人。處於山林之間，土氣極寒，常為穴居，以深為貴，大家至接九梯。好養豕，食其肉，衣其皮。冬以豕膏塗身，厚數分，以禦風寒。夏則裸袒，以尺布蔽其前後。其人臭穢不潔，作廁於中，圜之而居。無文墨，以言語為約。坐則箕踞，以足挾肉啖之。得凍肉，坐其上令溫暖。土無鹽鐵，燒木作灰，灌之，取汁而食。俗皆編髮，將嫁娶，男以毛羽插女頭，女和則持歸，然後致禮聘之。婦貞而女淫，貴壯而賤老。死者其日即葬之於野，交木作小槨，殺豬積其上，以為死者之糧。性凶悍，以無憂哀相尚。父母死，男女不哭泣。有哭者謂之不壯相。盜竊無多少皆殺之，雖野處而不相犯。有石砮皮骨之甲。國東北有山出石，其利入鐵，將取之，必先祈神。其人眾雖少而多勇力，處山險，又善射。弓長四尺，力如弩。矢用楛，長尺八寸，青石為鏃，鏃皆施毒，中人即死。鄰國畏其弓矢，卒不能服也。便乘船，好寇盜，鄰國患之。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，唯挹婁獨無，法俗最無綱紀。

至晉元帝初，又詣江左貢其石砮。至成帝時，通貢於石季龍，四年方達。季龍問之，答曰：「每候牛馬向西南臥者三年矣，是知有大國所在，故來焉。」

勿吉 又曰靺鞨

勿吉，後魏通焉。在高句麗北，亦古肅慎國地。邑落各自有長，不相總一。凡有七種：其一號粟末部，與高麗相接；二曰汨咄〈都勿反〉部，在粟末之北；三曰安車骨部，在汨咄東北；四曰拂涅〈音皇〉部，在汨咄東；五曰號室部，在拂涅東；六曰黑水部，在安車骨西北；七曰白山部，在粟末東南。勝兵各數千，而黑水部尤為勁健。自拂涅以東，矢皆石鏃，長二寸，所居多依山水，渠帥曰大莫拂瞞〈莫干反〉咄，東夷中為強國，諸國皆患之。

其國有大水，闊三里餘，名速末水。其地卑下溼，築隄鑿穴以居，室形似塚，開口於上，

以梯出入。無牛，有車馬，佃則偶耕，車則步推。有粟及麥穄。菜則有葵。水氣鹹，凝鹽生樹上。亦有鹽池。多豬無羊，嚼米醞酒，飲能致醉。婦人則布裙，男子衣豬犬皮裘，頭插虎豹尾，善射。其父母春夏死，立埋之，塚上作屋，不令雨溼；若秋冬死，以其屍捕貂，貂食其肉，則多得之。俗以溺洗手面，於諸夷最為不潔。

孝文延興中，其王遣乙力支朝獻。乙力支稱：初發其國，乘船溯〈溯音素〉難河西上，至太洽洽〈音麗〉河，沈船於水，南出陸行，渡洛孤水，從契丹西界達和龍。乙力支還，從其來道，取得本沈船，達其國。隋文帝初，靺鞨國有使來獻，謂即勿吉也。〈「勿吉」與「靺鞨」音相近。〉西北與契丹接，每相劫掠，與中華懸隔，唯粟末、白山為近。煬帝初，其渠帥度地稽率其部來降，居之柳城。遼東之役，度地稽率其徒以從，每有戰功。從帝幸江都，尋放歸柳城。〈今郡地。〉大唐聖化遠被，靺鞨國頻使貢獻。詳考傳記，挹婁、勿吉、靺鞨俱肅慎之後裔。

扶桑

扶桑，南齊時聞焉。廢帝永元初，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，說云：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，地在中國之東。其土多扶桑木，葉似桐，初生如　，國人食之。實如梨而赤。績其皮為布以為衣，亦為錦。作板屋，無城郭。有文字，以扶桑皮為紙。無兵甲，不攻戰。名國王為乙祁，貴人第一者為大對盧，第二者為小對盧，第三者為納咄沙。國王行有鼓角導從。其衣色隨年改易，甲乙年青，丙丁年赤，戊己年黃，庚辛年白，壬癸年黑。有牛，角甚長，以角載物，至勝二十斛。車有馬車、牛車、鹿車。國人養鹿如牛，以乳為酪。有赤梨，經年不壞。多蒲桃。其地無鐵有銅。不貴金銀，市無租估。其婚姻法大抵與中國同。親喪七日不食，祖父母喪五日不食，兄弟伯叔姑姊妹喪三日不食。設座為神像，朝夕拜奠，不制縗絰。嗣王立，三年不視國事。自宋孝武帝大明二年，罽賓國有比丘五人遊行至其國，始通佛法像教。

女國

女國，慧深云：「在扶桑東千餘里。其人容貌端正，色甚潔白。身體有毛，髮長委地。至二三月，競入水則妊娠，六七月產子。女人胸前無乳，項後生毛，根白，毛中有汁，乳子，百日能行，三四年則成人矣。見人驚避，偏畏丈夫。食鹹草，如禽獸。鹹草葉似邪蒿，而氣香味鹹。」梁武帝天監六年，有晉安人渡海，為風所飄，至一島，登岸。有人居。女則如中國人，而言語不可曉。男則人身而狗頭，其聲如犬吠。其食有小豆，其

衣如布。築土為牆，其形圓，其戶如竇。

文身

文身，梁時聞焉。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。人體有文如獸，其額上有三文，文大直者貴，文小曲者賤。土俗歡樂，物豐而賤，行客不齎糧。有屋宇，無城郭。國王所居，飾以金銀珍麗，繞屋為塹，廣一丈，實以水銀，雨則流於水銀之上。市用珍寶。

大漢

大漢，梁時聞焉。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。無兵戈，不攻戰。風俗並與文身國同，而言語異。

流求

流求，自隋聞焉。居海島之中，當建安郡東，〈鬮川之東〉。水行五日而至。土多山洞。其王姓歡斯，名渴剌兜，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。彼土人呼之為「可老羊」，妻曰「多拔茶」。所居曰「波羅檀洞」，塹柵三重，環以流水，樹棘為藩。王所居舍，其大十六間，彫禽刻獸。多鬬鏤樹，似橘而葉密，條纖如髮，紛然下垂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，洞有小王。往往有村，村有鳥了帥，並以善戰者為之，自相樹立，理一村之事。男女皆以白紵繩纏髮，從頭後盤繞至額。婦人以羅紋白布為帽。織鬬鏤皮并雜色紵及雜毛以為衣，製裁不一。織籐為笠，飾以毛羽。兵有刀、稍、弓、箭、劍、鈹之屬。編紵為甲，或以熊豹之皮。王乘木獸，令人舉之而行，導從不過數十人。國人好相攻擊，人皆驍健善走，難死而耐瘡。諸洞各為部隊，不相救助。兩陣相當，勇者三五人相擊射，如其不勝，一軍皆走，遣人致謝，即共和解，收取鬬死者共聚而食之。食皆用手。無賦斂，有事則均稅。俗無文字，視月虧盈以紀時節，候草枯以為年歲。人深目長鼻，頗類於胡人。縱年老，髮多不白。無君臣上下之節、拜伏之禮。父子同牀而寢。婦人產乳，必食子衣。以木槽暴海水為鹽，木汗為醋，釀米麴為酒。遇得異味，先進尊者。凡有宴會，執酒者必待呼而後飲。上王酒者，亦呼王名，銜杯共飲，頗同突厥。歌呼蹋蹄，一人唱，衆人皆和，音頗哀怨。其死者氣將絕，舉於庭。浴其屍，以布帛纏之，裹以葦草，雜土而殯，上不起墳。為子者，數月不食肉。有熊羆豺狼，尤多豬雞，無牛羊驢馬。厥田良沃，先以火燒，而引水灌之。持一插，以石為刃，長尺餘，闊數寸，而墾之。土宜播種，樹木有同於江表。氣候與嶺南相類。俗事山海之神，祀以酒肴。鬬戰殺人，便將所殺人祭其

神。

煬帝大業初，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，天清氣靜，東向，依稀似有煙霧之氣，亦不知幾千里。三年，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，何蠻言之，遂與蠻俱往，因到流求國。言不相通，掠一人，并取其布甲而還。時倭國使來朝，見之曰：「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。」帝遣虎賁郎將陳稜、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〈今潮陽郡〉。浮海擊之。至流求。初，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，有崑崙人頗解其語，遣人慰諭之。流求不從，拒逆官軍。稜擊走之，進至其都。頻戰皆敗，毀其宮室，虜其男女數千人而還。

閩越

閩越王無諸按說文云：「閩，東越蛇種，故字從門虫。」及越東海王搖者，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，姓騶氏。秦已并天下，皆廢為君長，以其地為閩中郡。今閩川盡是也。及諸侯叛秦，無諸及搖率越人佐漢擊項籍。漢五年，復立無諸為閩越王，王閩中故地，都東冶。今長樂郡地。孝惠三年，舉高帝時越功，曰閩君搖功多，乃立搖為東海王，都東甌，今永嘉郡。時俗號為東甌王。至孝景三年，吳王濞反，吳破，東甌受漢之賂，殺吳王。吳王之子子駒、子華亡走閩越，怨東甌殺其父，常勸閩越擊東甌。
至武帝建元三年，閩越發兵圍東甌，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，遂浮海救東甌。未至，閩越引去，東甌請舉國徙中國，仍率其眾四萬餘人處江淮之間。至六年，閩越擊南越。上遣大行王恢出章郡，今章郡、臨川、南康、廬陵等郡地。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，今吳郡、餘杭、會稽、餘姚、東陽、臨海、永嘉、信安、縉雲等郡地。兵未踰嶺，閩越王郢發兵距險。其弟餘善殺王郢，使人謝罪。天子詔罷兵，曰：「郢等首惡，獨無諸孫繇君繇，邑號。丑不同謀焉。」乃立丑為越繇王，奉閩越祀。餘善已殺郢，威行於國，天子聞之，為餘善不足復興師，曰：「餘善數與郢謀亂，而後首誅郢，師得不勞。」因立餘善為東越王，與繇王並處。

至元鼎五年，南越反。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。兵至揭陽，今潮陽郡。以海風波為辭，不行，持兩端。是時楊僕上書，願便引兵擊東越。帝以士卒勞倦不許，罷兵，令諸校留屯章郡梅嶺今南康郡虔化縣界。待命。六年秋，餘善聞樓船請誅之，漢兵臨境，乃遂反，遣兵入梅嶺，殺漢校尉。帝遣橫海將軍韓說自句章，今餘姚郡。浮海從東方往，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，中尉王溫舒出梅嶺。元封元年冬，咸入東越。繇王居股殺餘善降。於是天子曰：「東越　多阻，閩越悍，數反覆。」詔徙其人處江淮閒。東越地遂虛。即今閩川地也。為封餘善為東越王，遂謂之東越。